

宋學士全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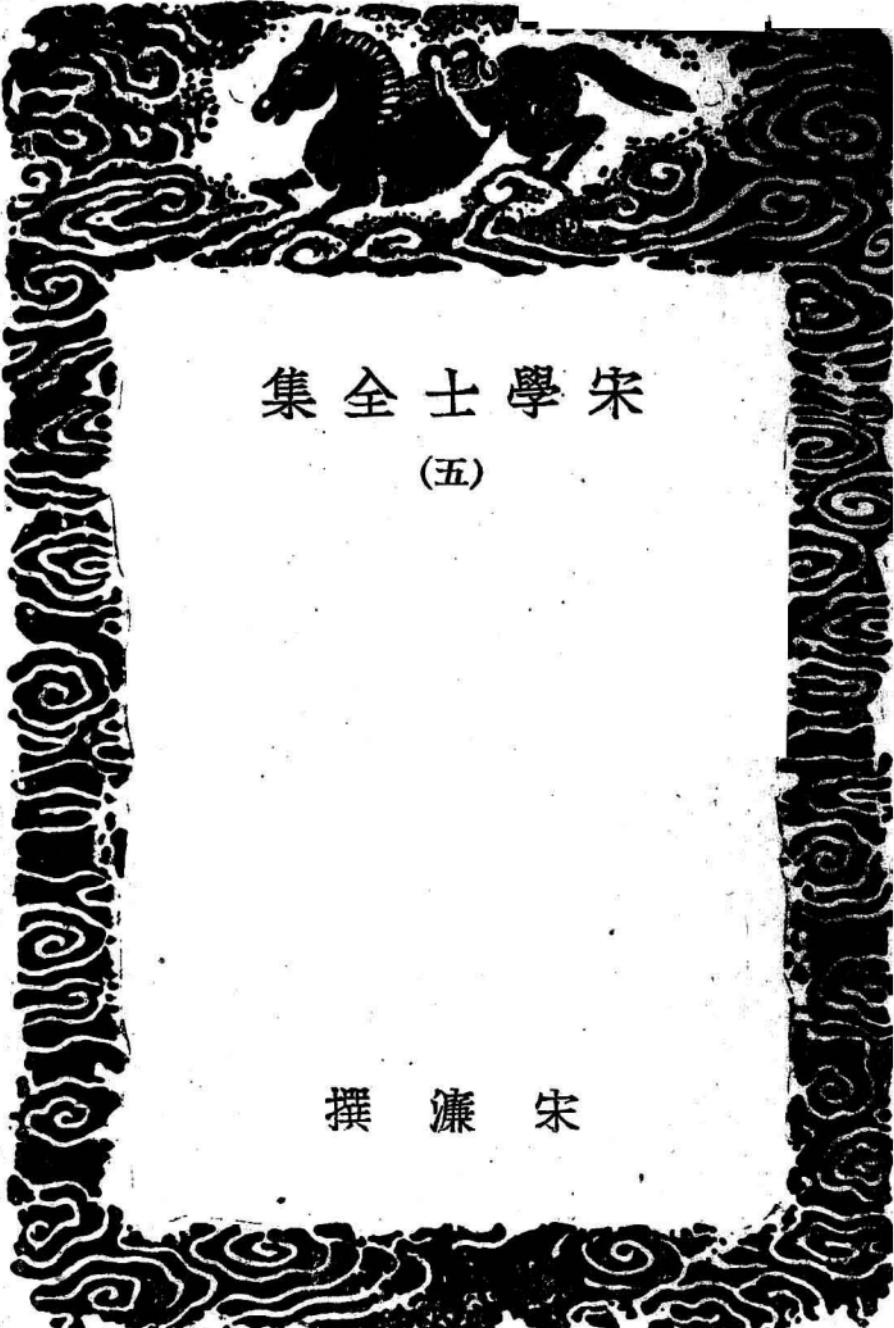
宋
半
十
金
算
五





集全士學

(五)



宋濂撰

宋學士全集卷之七

序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辭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澆。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未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輕重。卒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沈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遊戲璇霄丹臺。吹鸞笙而餐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爲光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煜煜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

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攝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何如邪。同文以詩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懼。其凌空飛去。是爲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敍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闡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方域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杪。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決決乎。誠不可尙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縉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

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雹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汲方教授於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井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於瀏陽里第。皆燬於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爲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卯角時。卽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遺。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術迂踈。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霑壤中。上則爲德星。爲卿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尙何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旣歿。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回、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凡九藁。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

林修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爲。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氏出於郕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輩。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慷慨奔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紓。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二君之後。司農從孫季狸。蚤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乾道淳熙間。羣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旣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惟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裏糧往叩之胸中。疑難一旦冰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意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旣顯。海內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奧。黼藻休烈。起伏敘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蟻封也。朱絃疏越。太音希聲。而一唱三歎也。濤起阜湧。飄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於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

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姪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訂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采。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據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述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懿。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貺。因卽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卽日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况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

矣。况上簡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卽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遇有道之朝。恭承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尙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爲榮輝又當何如哉。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興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爲盛典歟。濂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曰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鉶之於殷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疇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可也。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於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祕書公伯暉。祕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於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懼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薦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

學之宏乎。蓋翁家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力撼弗能動。儻涉非義。昇金遺之不遷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性分爲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春玉鳴。庫非吾室。崇豈我榮。夷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輒受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骫骫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於布衣。戴章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宣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日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

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其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旣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劭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之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號云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禔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旣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城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以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連貢於鄉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

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敍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危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庚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塲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施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

也宜哉。不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卽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卽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旣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冥念慮於其間含積旣久煜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歷時予適爲之納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尙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葉彝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彝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彝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濃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

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餽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彝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尙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審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沈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衰衰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爲彝仲言哉彝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致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彝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彝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濂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據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飾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志肆者失之駭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部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麿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爲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贖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卽以平仲應詔。旣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如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